

岗哨记忆

■郑蜀炎

瞬间荡然无存。而且从此后，我上岗再也没有带过纸和笔。

新兵岗老兵哨，这是连队的惯例。根据我们连队的任务实际，“岗哨”这个词是拆开来表述的——“岗”是设在岗楼上的固定位置，担负整个区域的监控，任务相对单一，大凡新兵执勤皆由此开始；“哨”则以岗为轴心进行机动性警戒。这样一来，需要处理的情况就相对复杂，不是经过一番历练的老兵还真拿不下来。

在后来的作品之中，我总坚持自己的认知——站岗与放哨，是两个概念、两个含义。站岗，必定是披坚执锐地固守于某一要隘重地，你的职责是如松之扎根，似石之岿立；放哨，则如高手行走江湖，游弋、潜伏、前出、掠后，藏锋敛锐地等待出手……

这当然不属于军队术语和条令的表述，可“日月往来，一寒一暑”间，迎满身飞雨落花接岗上哨，踏一夜清霜巡逻执勤的日日夜夜，我常因这资深“岗兵”的身份而骄傲。

前面说到，站岗放哨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主要”可不是空口白说的，而是用每天上岗的频率和每班岗完成的时间来证实的——每班夜岗2个小时，每周约轮6班；白岗一班4个小时，差不多隔天一班。

哲学家说，时间不在时钟里。那么它在哪里呢？但凡当过兵站过岗的人都知道，一到夜晚上岗，分分钟秒都藏在困涩的眼皮里。

别看每一班夜岗都是2个小时，可站岗的2个小时与日常生活的2个小时完全不同。所以，每周的排岗表下来后，都会引来一阵或喜或忧的议论。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头一班，晚上开会学习

完后，不慌不忙地洗漱完毕，披挂整齐，然后踩着熄灯哨接班上岗。2个小时后，待睡意袭来之时正好换岗。这边把岗一交，那边倒床几分钟就可入梦。若是冬天，干脆钻进被上一班岗战友焐热的被窝，一觉到天亮。

其次是最后一班，虽说凌晨4点的寒风嗖嗖刺脸，但毕竟已经睡了大半夜。更惬意的是这班岗还负责吹起床哨，在亲自吹响的急促哨音中，看着别人睡眼惺忪、手忙脚乱地穿衣戴帽，而自己已经整理好内务，神清气爽地最先来到集合点，难免冒出些小得意。

不用说，夹在中间的两班岗是最不受欢迎的，它让一夜好觉有种被“大卸八块”的感觉。班里的李老兵这样形容：做个梦都要分成上下集。

当时，我们连队看电影要到几公里外的县城，所以，头一班夜岗人员必须留下值班。尽管当时的文化活动很难得，我还是宁愿牺牲看电影的机会，也要和战友调换来站头一班岗。

除了严格执行岗哨的条令条例外，我们连也有“专属”规定，虽不成文，但老兵班长们言传身教起来一点都不马虎。比如，下雨天哨兵穿雨衣不能戴帽子，因为会影响“耳听八方”；还比如，夏天再闷热也得守在岗楼里，因为到外面吹风凉快无异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再比如，交岗时必须等接岗战友的子弹拉栓上膛后，交岗战士才可退弹收枪，以保证紧急情况突发时能立刻打响……

“我无言的足迹，成了士兵风雨不改的誓言。山知道，水知道，祖国知道……”这是我当年写过的浪漫诗句。其实，在高10多米、宽窄3到5米的岗楼上，并没有多少值得讲述的故事。唯独有一次暴雨后的夜晚，让我

至今忆起还会心跳加速。

时逢雨季，晚上我接岗时，下了一整天的雨已经停了。突然，我听见一阵闷响，响声不大，却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憋着憋着的暗劲，岗楼似乎也随着声音晃动。我打开手电筒探头一看，倚着山坡而建的岗楼墙基处垮下去一大片，塌方的面积不小。我们的驻地属于喀斯特地貌，土质不稳定，应当是白天的暴雨把泥土泡垮了。

我眼看着泥土噼里啪啦地地下滑，说不慌张是假的，但毕竟当兵半年了，哨兵的职责早就烂熟于心。当时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一是不能离开岗位，二是必须示警。来不及多想，我立马打开保险（站哨时子弹原本就已上膛），对空扣动了3下扳机。

半夜的3声枪响岂能不惊天地？连队紧急集合，全连火速抢修，很快就消除了隐患。但上级来人检查时又提出新问题：哨兵是否可以用其他方法示警，而不必鸣枪。

我们班的回应一点不含糊：小郑处理情况非常得当。一是遇险及时示警，二是临危坚守岗位，相当称职地履行了哨兵的职责。最后，连队党支部对我提出了正式表扬，只是在“警惕性高，处理情况果断”后面留了小尾巴：须连放3枪，浪费弹药。

这样的结果我当然是欣然接受。后来，连队在岗楼上挂了一个哨子，让哨兵遇到情况可以吹哨示警。值得庆幸的是，直到我调离，那落了一层灰的哨子也没被吹响过。

我的连队、我的岗楼，那个遥远的地名念出来是咸的，因为那里洒下了我的汗水；出现在梦里是甜的，因为那里记忆着我的青春……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阳春三月，一个偶然的机，我来到位于长春市净月大街的吉林财经大学。宽敞美丽的校园内，路边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大片大片蓬勃生长着的松柏、白桦和桃树，刚刚发丝绿意。操场上，一群群年轻学子正踏着广播体操音乐的旋律，有节奏地做着早操。

蓦地，我发现有一支身着绿色、白色、蓝色各式军装，但并未佩戴帽徽和领花的男女青年组成的队伍。队伍里约有50多人，个个精神抖擞，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学校的学术讲堂方向走去。一问才知道，这是这所大学近年来相继从部队服役归来的大学生士兵，他们是准备参加学校团委举办的“强军论坛”思政课的活动的。

学校团委宣传部长王强强我对退役大学生士兵如此关注，当即给我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那还是这位音乐专业研究生毕业的辅导员刚上任时，他从学生资料里了解到，有一位名叫明的学生，刚从部队退役归来。于明入校时不大合群，很少与人交流，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王强通过一些时日的观察，发现于明的表现与以往学校班级的记录大相径庭：纪律观念特别强，每天早操、上课，总是提前十分钟到场，读书学习也非常用心，业余时间不是和同学们一起活动，就是到学校图书馆看书……

渐渐地，王强和同学们熟悉了起来，一次，他和于明谈心时，直接说出了心里话，为自己一度错怪了他道歉。没想到，于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您没有错怪我，那就是入伍前的我。经过两年部队生活的摔打磨炼，我思想成熟了，现在感到能在学校里学习的日子太宝贵了，再也不能浪费大好时光。”这一席话，让王强对眼前这位退役大学生士兵刮目相看，同时，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人们常说的“部队是所大学校”的含义。

在吉林财经大学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中，有着和于明相似经历的学生还有许多。国际贸易专业的李佳霖同学，入学时正好赶上疫情时期，每天居家隔离的线上课程，一度使他对个人发展的前景感到迷茫。抱着改变自己的想法参军入伍后，李佳霖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挑战，紧张的军营生活，让他真正体验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人生哲理。李佳霖去的是一支守卫在祖国北疆的边防部队，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只有一个哨所，两年的边防部队生活，在日复一日的站岗放哨中度过。夏天烈日炎炎，冬天地冻天寒，与孤独寂寞相伴的生活让李佳霖变得坚强果敢。不久，李佳霖退伍回到校园，面对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不再退缩和逃避，而是迎难而上，直面困难解决问题。他动情地对我说，两年军旅生活虽然很苦很累，但是很有收获，也很值得回味。

服役大学生士兵群体，成为这所大学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的眼里，他们是一群雏鹰，正在祖国蔚蓝的天空中展翅飞翔。

雏鹰展翅

■马达

时有些迷茫和彷徨。到了部队，通过各级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坚定了理想信念，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努力方向。第二点是改变了遇事抱怨烦躁的性格。经过部队的打磨，他懂得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正视问题，直面现实，积极寻找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懂得了珍惜拥有，感恩父母、感恩社会。大二参军入伍的前一天夜里，他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上一定要好好干啊！”听着父亲关切的话语，石班庆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到了部队，他与战友们一起训练，一起执行抗洪抢险任务。战友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情谊。现在，石班庆还是最爱哼唱那首“战友战友亲如兄弟”的军旅歌曲。

迷彩军营留给会计学专业学生钟晓佳的印象，就是知晓了伟大寓于平凡、光荣在于奉献的道理。在那里，她看到了凌晨就起床为战友们做早餐的炊事班；看见了深夜还在训练场上悄悄补课训练的战友；看见了顶风冒雪昼夜站岗执勤的哨兵……正是有了这些人的付出，才有了祖国的安宁。钟晓佳在部队的两年时间里，一直担负通信执勤保障任务，业余时间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爱好，担任广播员、板报员……面对工作，她有一种光荣感。两年军旅生活，她学会了坚强与勇敢，收获了荣誉和友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和方向。

在吉林财经大学，有这样一个学生群体，他们是更加懂得惜时如金、勤奋学习的人；他们主动承担起学校升旗仪式司礼的任务，每到征兵时节主动宣传征兵政策；他们自觉学雷锋、做好事，成为弘扬优良传统的“红色种子”。退役大学生士兵群体，成为这所大学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我的眼里，他们是一群雏鹰，正在祖国蔚蓝的天空中展翅飞翔。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风吹旷野

■袁丰亮

风吹旷野
万物掀起波澜
脚步穿针引线
在寒冬，在酷暑
踏出笃定的脚印

时光像战马
昼夜不停
奔驰在边关雪野
茫茫大地的空旷处

我们热爱，脚下的
每一棵 tree 桩和细草、小小村庄
以及菜园、山谷、狭窄的山路
一段河，结出了晶莹的冰花
即使一块孤立的石头
都刻着巡逻路上打磨的印痕

所有的脚印和汗水
所有的闪电和疾风
都透着滚烫的烽火
风吹旷野
吹拂每一个默默守护者
为青春的肩膀卸下负重

大地、海洋、天空
每一寸熟悉的土地
都是我们守望的家园
在宁静的天空下
信念之火越烧越旺
跳动的脉搏和祖国同频
大地你好，天空你好
亲人你好，故园你好
当孤独和静默时

在危险和磨砺中
一颗颗滚烫的心
写满忠诚

雪山顶

■尹靖

春风将积雪吹得斑驳
连绵山顶
仿佛陈旧的迷彩
宽厚的背脊
无声地把时光承载
云朵的影子
被风紧紧追赶
像俯瞰的苍鹰
追逐山间的野兔
战机迅速掠过
在雪山顶的这一边
整齐的队伍越过道道山岭
战士们和大地融为一体
建筑雄伟的城墙



长征

第 6087 期

多时候是热爱这片奋斗了无数日夜的边疆沃土，留恋亲手栽种的胡杨树。”

突然，一阵大风刮过，地上的沙尘在空中猛烈旋转，好似万马狂奔。眼前的胡杨枝叶摇曳，树根纹丝不动，正生动地诠释着坚守的含义。

三

王鑫贤递给我一枚火红色的石画。画上，是一名战士在夕阳下弹奏吉他。

从祖国最东部到祖国最西部的距离有多远，刚入营时，新兵徐少奇时常对着地图独自发呆。怀揣一腔热血来到祖国边疆的他，面对的却是日复一日的站岗执勤，理想中的热血军营与现实差距之大，让他感到无比失落。

徐少奇的反常很快引起了王鑫贤的注意，王鑫贤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徐少奇解开心结并挖掘他的闪光点。在一次体能训练中，广播里充满活力的歌曲给予了他启发。那时正逢单位组建乐队，与徐少奇的兴趣爱好不谋而合，王鑫贤主动找到他，鼓励他报了名。

徐少奇意外的是，班长格外用心，不仅请示领导专门为乐队请了音乐老师，还送了他一把新吉他，而且一有时间就跑到音乐室和他一起讨论乐理知识。在王鑫贤的关心帮助下，徐少奇逐渐敞开心扉，重拾信心，在连队组织的文艺晚会中为战友们献唱。对待训练、工作，他也更加积极、热情。

夕阳如火，恰似沸腾热烈的青春年华。此时，一阵优美的吉他曲传来，跃动在指尖的音符美好而炽热，激励着年轻的战士像胡杨般奋力成长、茁壮昂扬。

大漠胡杨

■姚家宁

我们是铁打的胡杨不变的心。”跟随王鑫贤走进沙漠文化园，我看到，每一棵胡杨树下，都刻着一个名字，它代表着曾驻守在这里的一名士兵。每年春天新兵到来，都会种下一棵“从军树”，寓意扎根军营、守望未来。

王鑫贤双手抚摸着刚吐新绿的枝干，他细密的掌纹嵌着深深的沟壑，好似远处崎岖不平的山路。这里的战士们，无一例外都有一双这样的手。

月明星稀的夜晚，沙漠更显辽阔。营院寂静无声，只能听到我们二人的脚步声。

循着月光前行，营院内的标语、沙画、石头，与苍茫天地相得益彰。“我们在石头上写诗、用油漆画画，在胡杨树上挂上战斗标语，战士们随时随地都能受到鼓舞、激励。”虽然营区智能设施已逐渐完善，但官兵仍保留着这样的文化传统。

二

这里的春天没有草长莺飞，营院内时常是风沙遮天蔽日的景象。

呼啸而过的风卷起层层黄沙，一块形似利剑的石头出现在我眼前。石头上，几行锐利遒劲的字格外醒目。王鑫贤告诉我，这是战士雍尚满所作的诗歌

《胡杨树下》。

“每逢风沙天气，装备故障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战士们要时刻保持戒备状态。”王鑫贤说道。

不久前，沙尘暴来袭，中午11点的营区暗如黑夜。呼啸的大风吹进阵地，导致机器信号传输异常，任务执行中断。

接到故障抢修指令后，雍尚满立即骑着三轮车带王鑫贤赶往阵地。因狂风裹挟着沙尘，视线受阻，心急如焚的雍尚满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为争取抢修黄金时间，车上的王鑫贤将大衣脱下，牢牢裹住备件，和雍尚满一路冲到阵地。等到王鑫贤缓过神来才发现，手臂上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借着昏暗的灯光，王鑫贤和雍尚满沿着扶梯快速攀爬至数米高的舱室，在高压环境下，他们蜷缩着身体，拿着螺丝刀将面板拆下开始检修。他们深知，一旦操作出现细小偏差，就会导致装备损坏。

夜晚的风夹杂着寒霜钻进舱室内，对讲机里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王鑫贤和雍尚满在舱室和机房中穿梭往复，不敢有丝毫马虎。在经过各项参数检查后，装备终于恢复正常。

“在那个夜晚，雍尚满告诉我，他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更深了。”王鑫贤笑着对我说，“有时难免会想家，但我们更



惊涛拍岸(油画)

杜鹏亮作